

献给青少年朋友们



革命斗争小故事

顺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志科

1996·9·

革命斗争小故事

刘殿钰 单宗福 选编

顺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志科

1996·9·

代 序

这本《革命斗争小故事》所写的内容，我们读来，都不会感到陌生、遥远。虽然有些事情已过去了近50年之久，但它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上，甚至是你身边的村庄里，是我们父辈祖辈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时常讲过的故事。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尤其那段可以说是屈辱的历史。偌大的中国，众多的人口，竟被四岛小国的日本侵略者步步入侵。1931年“九一八”占领东北后，陷长城，沦冀东，窥伺华北。七七事变后，占领天津，攻上海、南京、直至广州、武汉，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军所到之处，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集家并村搞“人圈”，制造无人区，横掠财物，强抓劳工，用中国人搞毒气、细菌试验，制造了一桩桩如南京大屠杀的惨案。14年之久，蒋介石先是屈辱退让，后是节节败退，败退到四川一隅。

而广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号召下，与敌人浴血奋战，谱写了悲壮历史篇章，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使中国人民懂得，只有跟随共产党走，和敌人战斗，取得政权，强大起来，才不会被人欺侮。必须推翻蒋介石的腐朽政权，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终于以巨人姿态屹立在亚洲的东方。顺义人民也是在残酷的战火中，擎起镰刀斧头旗帜，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时期。今天来之不易。这些革命斗争小故事虽短，但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我县人民、革命前辈所表现出来中国人的铮铮铁骨，钢铁意志，共产党员的伟大胸襟，革命胆魄。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就蕴涵着强大自己，才能在世界面前昂首挺胸的精神思想在内，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青少年朋友们，读了这些革命斗争小故事，就会深深懂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学习，增长本领。要继承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

统，听党的话，为把祖国把家乡建设得更繁荣更昌盛，健康成长，今后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 1996年9月

目 录

全奸别庄警备队·····	杜 湘 (1)
血洒薛家庄·····	董廷元 (3)
骗敌·····	王恩桥 (6)
区长夺枪·····	张佑顺 (8)
瓜地除奸·····	王恩桥 (10)
“打架人”借枪·····	张中茂 (13)
深夜枪声·····	王恩桥 (16)
夜闯“巡官府”·····	刘殿钰 (18)
端炮楼·····	王恩桥 (21)
血染庞山·····	王恩桥 (23)
李玉成炸炮楼·····	宋志成 (26)
掩护子弟兵·····	于秋红 (28)
营救八路军·····	路文珍 (30)
小八路脱险·····	杨仲善 于秋红 (33)
巧捉特务·····	路文珍 (36)
俸伯遇险·····	王玉石 (38)
虎口脱险·····	王恩桥 (40)
英雄少年·····	王恩桥 (43)
杨镇大捷·····	王恩桥 (45)

威震敌胆·····	王恩桥 (47)
随机应变·····	王恩桥 (50)
诱匪上钩·····	刘殿钰 (53)
“请”敌“赴宴”·····	刘殿钰 (56)
攻打高丽营·····	王恩桥 (59)
痛打口袋队·····	王恩桥 (61)
到底谁是糊涂蛋·····	刘殿钰 (63)
诱敌殉身·····	刘殿钰 (65)
血肉护粮·····	刘殿钰 (68)
菜园脱险·····	王恩桥 (71)
智取望京·····	单宗福 (73)
夺枪·····	单宗福 (75)
夜擒伪保长·····	王清礼 (77)
颠覆巡逻车·····	王恩桥 (80)
保护群众脱险·····	王恩桥 (82)
二月激战·····	王恩桥 (84)
堡垒村里战顽敌·····	王德礼 (87)
箭杆河边的战斗·····	王恩桥 (90)
庄户村阻截·····	董廷元 (92)
雨夜夺粮·····	高绍宝 (94)
拔除俸伯据点·····	王恩桥 (96)
赵振远擒匪·····	王恩桥 (99)

全歼别庄警备队

杜 湘

抗日战争时期，顺义县东部别庄村的一所深宅大院内，驻扎着200多名伪警备队，专门骚扰老百姓，杀害我抗日干部，我冀东军分区的十三团也早想拔掉这颗钉子。

1941年农历五月初三夜里，十三团拿下三河县的高楼炮楼之后，全团分别撤到顺义县东南部的李家洼子、贾家洼子、客家庄等三个村内休整待命。当听说别庄的警备队不仅要抢收老百姓的麦子，还要抢人，村里的青年妇女纷纷逃走的消息后，团长立即召开战斗动员大会，决心消灭别庄敌人。各连纷纷请战，最后决定由二连打主攻。初五夜里12点，战斗打响了，全连战士个个奋勇当先，展开了攻坚战。敌人大院东西南三面墙上三挺机枪轮番扫射，阻碍了我方战士前进的道路，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方尚未接近敌人大院。战斗中，连长看清了敌人东面火力较弱，于是集中火力攻打东面。

这一着果然奏效，东面的机枪被打哑了，敌人伤亡惨重，只得把剩下的两挺机枪撤到了正房堂屋门口死守。十几个接近围墙的战士倒下了，战斗又持续了一个钟头，双方仍处于对峙局面。连长急中生智，命令身边的一个小战士接近敌人，消灭那两挺机枪。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只见小战士一溜烟似地冲到了敌人院墙下，敏捷地攀上了墙，顺势就把两颗手榴弹扔到了院内。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入院内，跟着又甩出两颗手榴弹，打哑了敌人的两挺机枪。与此同时，全连发起总攻，战士们迅速打开敌人大门，冲进院内，打到屋里，百余名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在清点俘虏时，唯独没见敌军官，连长用手枪顶着一个警备队员问：“快说，你们长官藏在哪儿？不说就崩了你！”那家伙战战兢兢地说：“我说，长官藏在西屋的地窖内。”几个战士直奔西屋，对着地窖厉声喊道：“快出来投降，不然就扔手榴弹了！”只见敌军官低着头，乖乖地举着双手，爬出了地窖。

血洒薛家庄

董廷元

1941年12月底，区长朱晓轩率几名区干部在薛家庄召集小区干部开会。散会时已是深夜11点钟了，区干部就住下了。1时许，区长朱晓轩突然惊醒，忙叫起大家。严肃地说：“咱们在这儿开了一天会，万一走漏消息，鬼子来偷袭，那就连窝端了。”他停顿片刻，深情地看了一下不断揉着眼睛的区干部，当机立断地命令道：“马上转移。”几个人来到村东，在高岗地的一个场里睡下了。

果不出朱区长所料，驻扎北务据点的日伪军100余人前来偷袭。于凌晨3点钟摸到村内，结果扑了个空。狡猾的敌人又兵分几路，把住了薛家庄和邻村的各个通道。于拂晓以“引蛇出洞”之计在村北打了两枪。

枪声在空旷的晨野里回荡，惊醒了正入梦乡的区干部。区长朱晓轩一轱碌爬起来，辨别了一下方向，说：“同志们，敌人来了，趁天没

亮，向大福庄突围。”说完，大家披着晨雾向南狂奔。跑出有5里左右，天色大亮了。大家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步子越来越沉。朱区长一边跑一边给同志们鼓气：“前边不远是……小树林，咱们……那儿休息。”距小树林还有100多米了，忽然，小树林内乱葬岗后面钻出一个个鬼子头，伸出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朝着区干部开了枪。区长大腿中弹倒地，警卫员阎凤才牺牲，几位助理趴在区长周围，还击着敌人。黄自新爬到区长跟前，为他包扎伤口。这时，几个伪军在两个鬼子的驱赶下，端着大枪哈着腰嚎叫着冲上来。区长推开助理，指挥同志们射击。“打！”两个伪军被先后撂倒，其余敌人卧在地上。助理路德成也挂了彩。朱区长趁此时机命令未负伤的同志：“快突围，我和老路掩护你们。”四个人不肯丢下战友，执意要背他俩一块冲出去。争执间，敌人爬起又冲过来，朱区长见此急了，板起面孔瞪圆两眼厉声说：“执行命令，快撤！”然后和老路各扫出一梭子子弹。战友们流着泪恋恋不舍地顺着一条田间水沟向东南方向奔去。

几个人跑出去后就散为两股。黄自新、于

仕义钻进村南的芦苇荡；白玉、张义绕到村西，朝村内打了几枪，想引开敌人解救朱区长之围。不但未能解围，而且被埋伏在村内的日伪军包围。终因寡不敌众，二人为国捐躯。

朱区长和老路顽强地阻击敌人半小时，每人只有几粒子弹了。二人相对微笑着，从容地摘下文件包，掏出文件烧化成灰。敌人越来越近了，一个伪军叫着：“他们没子弹，抓活的呀！”瞬间，区长和老路伸出手枪，击毙了冲到眼前的伪军，靠后的几个日伪军蜂拥而上，猛然地按住了朱区长和路德成，朱区长拼命挣扎着。猛然抽出被敌人抓住的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抠动了板机。年仅30岁的老“八路”，老四区的第一任区长倒在了顺义县的土地上。



骗 敌

王恩桥

自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4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寇在顺义县焦庄户村杀害了十余个无辜农民，抓走青年20多人，烧房好几百间，还悬赏捉拿焦庄户老村长马福。

这天清晨，马福家里传出一片哭声，乡亲们闻讯赶到，才知老村长暴病身亡，干部们已帮助埋葬完毕。人们吃惊，悲痛，那么壮实的一条汉子，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过了几天，日伪军又来“清乡”，把全村人都赶到村南一个大场上，包围起来，点名要马福。有人站出来说：“马福早死了，还哪儿找去？”

翻译官不信，瞪起眼睛追问：“什么时候死的？”

“死好几天了，坟都快干了。”人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翻译官生气地说：“早不死晚不死，咋这么

巧！”

人们也愤怒地反问：“死还能挑时候？你看，他们家还戴着孝呢！”

翻译官扫了一眼戴孝的妇女，回头和日本官嘟噜了几句洋话，又说：“马福埋在哪？太君要去看看。”

敌人跟着带路的来到村边，果然有一座新坟。坟头上，还插着纸幡，周围，还飘落着没有散尽的纸灰，没找出破绽。又追到马福的家里，把马福的老母亲找到跟前。

“把马福交出来。”翻译官凶狠地吼叫。

“死好几天了，还交什么？”老人回答。

敌人可屋子看了看，没有藏人的地方，又见桌上摆只灵牌，前面放着供品，就无事生非地给了老人一个嘴巴，骂道：“老东西，说瞎话我宰了你！”

老人擦了擦嘴角的血，愤怒地说：“我都80岁了，你就不怕造孽？”

日本官一挥手，又带着人回到大场上，让乡亲们四肢着地，用大皮靴踢人们的屁股，但不管他们怎么折腾，却连马福个人影也没见到。

其实，马福就躲在村子里。

区长夺枪

张佑顺

在顺义县张各庄乡，流传着解放前区长陈庆云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1942年农历腊月十七，天刚麻麻亮，日伪地方流氓组织新民会，奉张各庄据点日本鬼子的命令，强迫几个村子的青年对据点附近的村子进行大搜查。当新民会的一伙来到李家洼子时，这个村当时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春雨的父亲李随，刚从家里走出来要去换岗，在离家门不远的一棵老槐树下与新民会的头头相遇，他急中生智，赶紧上前，假装应酬说：“长官，来了，家里坐吧！”

此时，我地下党区长陈庆云，助理员张自忠和村干部李子来正在李随家开会。李随刚进院门，赶紧招呼妻子一声：“哎！我说，快沏茶，会长来了！”这是暗语，意思是有情况，要准备应付。

陈庆云听到暗号，马上命令张自忠、李子

来躲到西屋的套间里隐蔽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他独身一人，手持盒子枪，站在临进门口的炕沿前，准备应付情况。

李随领着敌人来到院子里，说：“长官，到西厢房屋里喝水吧！正房我儿媳妇正在暗房（指妇女生小孩儿），不吉利！”“不怕！”新民会的头头首先径直朝北正房走去。

这时候，陈庆云手中的短枪已经子弹上膛。他屏住呼吸，只听脚步越来越近。走在前边的新民会头头手端大枪，用刺刀一挑门帘，腿刚迈进门坎一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庆云一闪身就用左胳膊窝把敌人的大枪死死地夹住了，同时右手的盒子枪一下子就顶住了敌人的脑袋，大喝一声：“不准动！”敌人不知啥馅，吓得撤开了手中的大枪，就地一滚，像一条丧家犬连滚带爬逃出屋外。

陈庆云飞身一跃，跳上炕，朝逃跑的敌人“砰砰”两枪。敌人抱头鼠窜，逃回了老窝。就这样，陈庆云、张自忠等人，带着战利品，直奔山里辛庄革命根据地去了……

瓜地除奸

王恩桥

1942年，日伪军三天两头到顺义县焦庄户一带“清乡”、“讨伐”，烧杀抢掠。附近唐洞村有个恶棍叫张士祥，小名五衣子，仗着他姐夫在附近的龙湾屯据点当小队长，他也给日军当了情报员，就更无法无天了。

八月十一日清早，区小队的张敬贤找到焦庄户村长马福，高兴地说：“统一（马福的化名）我踩着五衣子的脚后跟了。”

马福急着问：“在哪儿？”

“就在村东瓜地里。这几天他每天都去吃瓜！”张敬贤肯定地回答。“好，今天就是他的末日！”马福说完，就和张敬贤商量好计策，直奔瓜地附近埋伏起来。

刚过晌，五衣子就歪顶着特务帽，斜戴着黑墨镜，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歪歪趔趄地奔瓜地走来。瓜主姚三一见，心里直骂：“这个该死的王八蛋又来了。”